

劉雲鶴學術文集

劉雲鶴 著



劉雲鶴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刘云鹤学术文集

刘云鹤 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刘云鹤学术文集 / 刘云鹤著. —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735-238-9

I. 刘… II. 刘… III. ①汉字—书法—研究—中国—文集
②中国画—研究—中国—文集 IV. J292.1-53 J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9706号

刘云鹤学术文集

责任编辑 侯 辉

责任出版 李 兵

装帧设计 项瑞华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解放路马坡巷39号 邮编: (310009)

电 话 0571-8724327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杭州余杭大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5

书 号 ISBN 978-7-80735-238-9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228.00元

鄒氏鶴齋新定集

劉江簽



云雀社兄：

来信收读

遵嘱书就简条二纸请审用。

拜读目录，知你全意为地方志
书及书印文章不少且有新解，甚可
敬后。赐我一册赏读为荷

即祝

安好

刘江

06.9.13.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三日刘江先生的书信)

劉雲鶴國術文集



李刚同志：

很对不起您6月24日的来信，我今天才读到，因为我老妻患病，自2005-1月即回天津治疗至今，因此迟了几个月才看到大札，请原谅。

读大札感到很亲切，一则因为我与陈老寿、李刚同志也都是老相识，而且在学习上我都很佩服他们，而今又认识了阁下，我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人心同”的一种自然形成吧。

阁下是一位自学成才努力不息的治学者，令我敬佩。我因为幼年读书不多，中年又忙于工作，就自学绝无机会与时间，成了我终生遗憾。与阁下比自愧不如。

阁下治学，能不随权威牌根，能够自出机杼，是我辈读书治学人，能够可贵之精神。

相信我有几个好的学生，一是刘鸣西，在公安局工作，是全国书协会员，人很好。二是潘英琪，是博物馆副馆长，书画家也是全国书协会员，阁下如有时间可与他们来往，因此遣老年之胸怀，获得这晚年之乐也。
借以

寄④为阁下写的书，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废弃可也，另寄了一幅拙书，留作纪念，并希回信。书道于我乃是业余所好，我知阁下不会相轻，故敢于献丑。希望今后多交往。

孙其峰

孙其峰 2006.9.23.

目录

序.....	孙洵 /1
自序.....	3
高凤翰砚史研究.....	5
[备考] 中国书法家协会告知论文入选全国书学讨论会的函	23
高凤翰砚史可作为宿迁博物馆的“亮点”	24
创始刻治石印初探	26
创始刻治石印再探	28
石质印章散议	32
印材绿松石质地考	37
甲骨文书契之我见	38
“印材之祖”未必就是陶印	
——与林乾良先生商榷	44
[备考] 许明农的陶印艺术	林乾良 /46
铸印辨析	47
汉玉印石印赏析	50
晋代谢沈六面铜印字义考订	53
岳飞遗印系伪托	54
[备考] 岳飞印小考	罗继祖 /57
就“厅”、“螯”篆写谈以楷代篆的不严肃	59
闲话“闲”、“間”、“间”	61
用笔千古不易	
——我对赵孟頫论用笔的理解	62
就用笔概念谈“方笔”、“圆笔”	64
陈介祺《与西泉论印》的理解	65
边款“终于左侧”不必改动	66
小议当今书法作品钤印的困惑	67
漫说“碑林现象”	68
百年来我国篆刻社团概述	69

《现代印选》一书诞生经过	71
[备考] 呈陈寿荣老师残存的三封信	78
[备考] 方介堪先生示刘云鹤的信	84
[备考] 题《初斋杂论》	叶一苇 / 86
从“篆印”想开去	87
“篆印”随想	88
[备考] 孙龙父谈印笔札	91
[备考] 从鉴定学角度看“篆印” ——与刘云鹤先生论“篆印”	李元茂 / 94
谈谈现代几位文学家的篆刻	96
[备考] 《书法研究》杂志编者按	100
陈介祺与王石经	101
吴承恩也是一位书法家	104
周恩来外祖父、舅父也是篆刻家	107
黄葆戉篆刻遗作	110
邓散木拜师趣闻	112
我与朱复戡先生的印缘	115
我与沙曼翁先生的书印缘	119
[备考] 沙曼翁谈印笔札	129
无私奉献于印坛的篆刻家陈寿荣	132
[备考] 陈寿荣谈印笔札	134
大千去后有斯人 ——写意画大师范子登	141
[备考] 当代美术界诸家评范子登	147
著名花鸟画家苏葆桢	149
黄沙吹散见真金 ——徐慕农的书法艺术	153
文学修养是书法家的高层境界 ——吴应宁对联跋语赏析	159
《陈寿荣致刘云鹤书信集》跋	161
李元茂《名石治印》序	167
《马千里书法篆刻集》序	169
以“学者型书法篆刻家”作为终极目标	171

从韧斋到还我堂	174
“项羽故里新沂说”不能成立	176
[备考] 霸王项羽故里就在当今新沂	新沂博物馆 闻荃堂 / 178
[备考] “项羽故里新沂说”有案可稽	闻荃堂 / 180
秦代下相县与司吾无隶属关系	
——再谈“项羽故里新沂说”不能成立	182
[备考] “项羽故里新沂说”有案可稽 (二)	闻荃堂 / 184
[备考] “项羽故里新沂说”有案可稽 (三)	闻荃堂 / 185
[备考] “项羽故里新沂说”有案可稽 (四)	闻荃堂 / 187
[备考] 项羽故里在今宿迁	
——评《霸王项羽故里就在当今新沂》	赵裕桐 / 189
[备考] “项羽故里新沂说”有案可稽 (五)	闻荃堂 / 190
[备考] 霸王墓即项梁墓吗?	
——评《霸王项羽故里就在当今新沂》	赵裕桐 / 191
[备考] “项羽故里新沂说”有案可稽 (六)	闻荃堂 / 193
项羽故里在今宿迁无可置疑	194
[备考] 项羽故里在新沂崑崙村	闻荃堂 / 196
[备考] 项羽故里真在新沂吗?	197
[备考] 项王故里	《江苏地名》杂志主编 何勇 / 199
[备考] 《新沂市报》编后	201
宿迁项羽戏马台考辨	202
梧桐巷之名起于何时	205
虞姬不姓虞	207
千古之谜: 项羽火烧阿房宫?	209
[备考] 项羽没有烧阿房宫?	绛雪 / 211
[备考] 阿房宫赋	杜牧 / 214
从“楚文化”想开去	215
宿迁的历史变迁	216
古代宿迁城址迁移考略	220
“宿迁”并非“宋人迁宿处”	223
泗水国的来龙去脉	225
[备考] 《宿迁晚报》编者按	226
从方言考察宿迁汉代“公犹”县名的由来	227
“宿预”与“宿豫”	229
宿豫县名的由来	230

一个荷兰人眼中的清初宿迁城

——《〈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解读 231

古今沧桑顺河镇 234

钟吾书院与奎星阁 236

“敕封显佑伯行宫”考 237

宿迁历史上种过水稻 239

伍子胥与“伍家沟” 241

由“孙庞斗智”想到马陵山 242

薛仁贵“藏军洞”辨伪 243

魏胜故里辨

——与陆保伦先生商榷 244

京杭运河江苏宿迁段并非隋炀帝时所开 246

张忬为民请命蒙冤狱 247

漫话宿迁城 249

【备考】《宿迁日报》编者按 262

附录

《江苏地方志》杂志一九九七年第三期“新志评论”专栏

《宿迁市志》述评 傅振伦 / 265

《宿迁市志》读后 来新夏 / 267

继往开来谱新志

——评《宿迁市志》 盛思明 / 269

项王故里的志苑新葩

——《宿迁市志》评略 林衍经 / 273

《宿迁市志》后记 278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

“全国地方志奖获奖证书” 282

灵杰印社记 283

《灵杰印社社刊》创刊号“宿迁篆刻家选介” 284

古体诗、联语、元曲习作 288

散文两篇 294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记自学成才的刘云鹤 章 冰 / 298

后记 301

序

前日因与一青年学者议论，三思之唯恐有错，故今日放下案头工作正在重读《王国维遗书》中的《静安文集续编》；又翻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倏然间，电话铃响，接听后原是刘云鹤社兄自烟台别业打来的长途。余如梦方醒，才晓得六月二十八日为他所撰之小文，未收到。原因是没去邮局挂号，今日邮政何如，可见一斑。诚然，咎由自取。

余的思维一下子陷入回忆。

有位学人说过：“但鉴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受地方政府委派，刘兄负责主编《宿迁市志》，君勤勉至此，为答谢乡梓故里之情，与各地学人多有书信往来。余因已故著名篆刻家、甲骨文研究家秦士蔚老学长的引荐，遂与君书信往来，神交久久。直至一九八七年冬，言恭达先生在常熟市操办“江苏省首届书学研讨会”时，有幸见到云鹤。身材颀长，气宇轩昂，谈吐务实，言之凿凿，绝无侈谈空泛之习。予余颇好感，遂订交往来。蒙君不弃，每发一稿即赐下。彼此以平等和善之心情交往，互通有无，绝无芥蒂。既不染铜臭，又不争名夺利，这在时下商业社会，可谓言无不尽，敞开心扉的诤友乎！善哉，诚笃也。

余以痴长君若干岁，深感这二十年他孜孜矻矻撰写《宿迁市志》，秉承清人章学诚的余绪，又在新时期以新的研讨方法力图超越先哲。岂是一件易事？！青灯黄卷，还在为书史书论、印史印论补苴罅漏地撰写一篇又一篇论述，感人于肺腑。他的《高凤翰硯史研究》、《创始刻治石印初探》、《再探》、《铸印辨析》、《甲骨文书契之我见》、《就“斤”、“螭”篆写谈以楷代篆的不严肃》等文章，小中见大，旁征博引，不走前人之老路，不蹈袭故人之旧说，选题之“刁钻”，立论之深邃，容当代诸公深思而击节；他还有《“印材之祖”未必就是陶印——与林乾

—刘云鹤学术文集—
· 2 ·

良先生商榷》、《岳飞遗印系伪托》等论说，后者是与家学渊源、金石界名宿罗继祖先生《岳飞印小考》辩证的，可见君治学不囿于古人、名人、尊长之成见，不受地位高下之束缚，为科学、为真理各抒见解，如此学术风气应当予以肯定。

至于《谈谈现代几位文学家的篆刻》、《吴承恩也是一位书法家》、《周恩来外祖父、舅父也是篆刻家》、《著名花鸟画家苏葆楨》（据余所知，苏为宿迁人）等文章，纯属别人易忽略、易小视的题目。其实，这些被遗忘的角落，恰好是“大文化”范畴的补充、延伸、扩容。这与专写健在名公大佬，吹捧恭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清代大儒阮元（芸台）说过：“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

云鹤社兄的治学态度严谨，文笔朴实无华。本质上是凸显地域文化的风采、神韵、人格精神与志向。正本清源地考证：宿迁，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即有先民生息繁衍。春秋时是钟吾国的一部分。后相继为吴、楚国的属地。秦置下相县。东晋并置宿预县。至北齐废下相县，其境由宿预县统辖。唐中叶避代宗名讳改名为宿迁县。城址几经迁移。宿迁之名沿用至今，而成为地级市建制。从位置上言之，它地处鲁南丘陵与苏北平原过渡带，京杭运河与故黄河贯穿全境，为徐州、连云港、淮安之间的中心城市。人尽所知的西楚霸王项羽即此地人也。民风淳朴，处世敦厚。人文环境是兼容而雄厚的。它既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又受吴文化、齐鲁文化之交融熏染，相濡以沫，难分轩轻。细究之，厚实与凝重之中，不乏钟灵毓秀、俊朗空灵之气。云鹤社兄的“文化根底”当如此！诚然，君早年求教于潍坊陈寿荣、苏州沙曼翁诸先生，并非硕士、博士、博士后，然几十万字的《刘云鹤学术文集》，铿铿锵锵，掷地有声，置于诸公案前，就是实证，就是业绩。它说明：有机会取得学位自然好，无缘也并非不能深入堂奥。

早在一九〇二年四月至六月的《新民丛报》上就连续发表了梁启超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等名篇，开启了学术界正视“地域文化”之勃兴。余今日拾先哲之“牙慧”，力图为广大读者“开门”。纷繁简错、振叶寻根；妙悟哲思、贯通与否？祝愿读者首肯……且不说“官本位”，也不扯你浪迹江湖、多大名头，任何人的功过是非，后人自有评说。

孙洵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二日于南京后潜研堂

自序

这里收集的是我自一九八〇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学术性文章的大部分,尚有少部分或觉欠妥或已丢失。本集前部分涉及书画篆刻及文字学范畴,后部分涉及地方史志范畴。

本集所收的论文和文章中,或在资料收集整理上有一定的分量,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或在某一议题上抒一孔之见,或是对有关人与事的留念。当然,其中不免也有弃之可惜而食之无味的“鸡肋”。

高凤翰是清朝康、雍、乾年间的艺术巨匠。其《砚史》于道光年间为江苏宿迁著名收藏家王相以重金购藏。王相礼请太仓王子若、仪征吴熙载摹刻而使之流传。其《砚史》原册于一九三八年宿迁县城沦陷被日军掠走。后日本国二玄社据此出版发行。幸存的摹刻石版数十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我作为王相的同乡后学,有条件有机会对其全面深入的研究,用友人的话说“得天独厚”。论文《高凤翰砚史研究》于一九八六年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首届书学讨论会”作为会议交流。香港书谱出版社编辑部认为“文章有新意,也有一定深度”(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刘云鹤的函),遵嘱缩写,于香港《书谱》杂志一九八七年第一、二期连载。

我在研读印学论著过程中,逐渐对众口一词的“王冕首创使用花乳石治印”产生疑问。曾花费数年查找资料,研究分析,先后撰写《创始刻治石印初探》、《再探》,分别在香港《书谱》和杭州《西泠艺丛》杂志发表。《初探》以出土的历代石质印章为依据,把石质印章推至印章的创制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再探》深入对石质印章质地探索,从印学领域开拓出去,从自然科学领域的化学成分上寻找科学的证据,得出王冕所刻的花乳石质地,与印章创制时期的石质印章的质地,没有大的差别。该文澄清历史事实,发前人所未发。在撰写过程中,获得西泠印社李伏雨先生、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周世荣先生等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支持。

河南南阳殷墟甲骨文自发现百年来,专家学者偏重于断代和文字考证方面的研究,对其“契刻”只在有关论著中顺便提及,没作深入探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持“不书而刻”说,以董作宾为代表的持“先书后刻”说。我在《甲骨文书契之我见》论文中,丰富董作宾“先书后刻”说的论据,指出“先书后刻”说道出了甲骨文契刻的一般规律,而郭沫若的“不书而刻”说是“以偏概全”。论文于一九八六年发表于香港《书谱》杂志。

“铸印”的概念,千百年来在印学著作中流于片面化、简单化。天津艺术博

—刘云鹤学术文集—

· 4 ·

物馆收藏的一枚汉代铸印“模具”对我很有启发。我在研读前人有关铸印的论著的基础上，试图探究古人“铸印”的工序。古人用“拨蜡法”和“翻砂法”铸造出不仅有带文字的“印”，亦有不带文字的“印坯”。带文字的“铸印”的最后一道工序仍要用刀“修刻”，而不带文字的铸出来的印坯，则全靠刻凿。有些貌似“铸印”而实际上是“凿印”。论文《铸印辨析》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加以剖析。论文入选“江苏省首届书学讨论会”并收入专集。

香港《书谱》杂志“岳飞专辑”刊登一方岳飞遗印。该印不伦不类，与宋代官、私印的规制大相径庭。为此，我曾在书信中向罗继祖、潘德熙、马国权等先生请教。经比较、鉴别，从字体、文字内容、尺寸诸方面，论证这是一方假托的“伪印”。《岳飞遗印系伪托》在香港《书谱》杂志一九九〇年总第九十期发表，以期引起讨论。

我自受命主持宿迁修志工作并主编县级《宿迁市志》之后，十分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中的杰出领袖项羽是江苏宿迁人。对于项羽的研究，既是地方史志的使命，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地方志是“记述”文体，只能记其“然”，对于“所以然”则是“论说”文体的任务。在本集后部分的论文和文章中，有涉及项羽故里归属的论争，有涉及与项羽有关的遗址的考辨，有涉及宿迁历史和城址变迁的考证，有涉及与宿迁的历史文化有关的人和事。其中不乏发前人所未发者，尤其是《古代宿迁城址迁移考略》。因史料的语焉不详，要梳理出古代宿迁城址的几次迁移脉络，困难极大。无奈只有在遗留的零散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力求对后人有个交待。这些，亦可作为《宿迁市志》辅助性的史料来看，想不无裨益。

关于项羽故里的归属本不存在争议。早在两千年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明确记载：“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下相即今宿迁。司马迁“二十而游江淮”，“北涉汶泗”，确到今宿迁一带考察过。秦下相县因在相水下游置县，故名。秦下相县属泗水郡所辖。今与宿迁北境接壤的新沂市早在秦代只是一个名叫司吾的居民聚落点，其遗址司吾山即据此得名，与下相县并无隶属关系，且不属于泗水郡辖区。这在权威的古今对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学会一九七五年出版）中是“有案可稽”的。既然有人提出“疑义”，那就要“相与析”，于是这场围绕项羽故里归属问题的论争，就在《新沂市报》和《宿迁市报》及《徐州日报》上展开了，沸沸扬扬，街谈巷议，倒是“热闹”了一阵子。

本集在有的论文和文章之中，在史料上做了修订和补充。其后附以相关的文章或资料“备考”，旨在“兼收并蓄”和“兼听则明”及对有关人的尊重。正文之后的“附录”，收录了方志学界的专家学者对拙著《宿迁市志》的评论文章，以及本人在诗文上的习作，谨作纪念。是为序。

二〇〇六年端午节刘云鹤记于江苏宿迁“还我堂”

高凤翰砚史研究

清代中叶，由王相主持、王子若摹刻的高凤翰砚史，是艺苑的奇葩、国家的瑰宝。高凤翰砚史的崇高艺术成就，偕同王相为保存祖国文化艺术遗产的苦心孤诣、王子若对艺术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及摹刻砚史的精湛技艺，流芳千古。

高凤翰（一六八三——一七四九），初名翰，后添凤字，字羽仲、仲威，又字西园、西亭、南村（邨），后改作南阜，别署江干过客、云阜、松阜、老阜，右臂病痿后以左手作书画，因号尚左生，又感前人郑元祐尚左故事乃更号后尚左生。晚岁作南阜老人、归云老人、归农老人、松懒老人、夔琴老人、石顽老子、丁巳残人、苦书生、石道人、大珠山人、海上珠道人、废道人等。山东胶州（今胶州市）人。他诗书画印俱精绝，又擅制砚，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著名的金石书画家。被后人列为“扬州八怪”之一，或相并列。

高凤翰一生怀才不遇，才高位下，抑郁扼塞，贫病困蹶。康熙五十年（时二十九岁）才补博士弟子员（即秀才）。雍正五年（时四十五岁）才由秀才膺胶州刺史黄之瑞（愚园）荐举孝友端方科，授修职郎，以县丞试用。当时六安州牧卢见曾将他荐于抚军程元章，委任歙县县丞。雍正十二年（时五十二岁）任泰州巡盐分司。他居官清廉，有政绩，深得士民爱戴。乾隆元年（时五十四岁）卢见曾转运两淮，将他荐于制抚，拟授仪征令，即于次年因卢见曾官场失势被逮，他以“结党列款”而受牵连入狱。但他力辩不屈。后经审雪，将改绩溪令，而又没有达成。是年冬他病痿日重，遂脱离官场。“漂泊江湖，浪迹吴越者五年”，先后到过扬州、泰州、南通、镇江、武康、吴兴、湖州、杭州等地。而居扬州最久，与郑板桥、金农、高翔、华岳、袁枚等最为友善。乾隆六年（时五十九岁）返回故里。病渐剧，遂休影蓬门，穷困潦倒。乾隆八年（时六十一岁）自撰自书《生圻志铭》^①。乾隆十四年病歿家中，终年六十七岁^②。

他平生癖嗜秦汉印，收藏至五千余方。又收有明清各家治印亦五千余方，均各制有谱录。且最喜砚石，收存至千数百块，皆制有铭词。手书后大半自行刻凿，片瓦块石即因势利导制成多种多样图案造型，各具形态，造化自然，而成为诗书画印俱精妙的综合艺术品。他将砚图拓下，剪贴于册幅之中，在册幅空处又予题识。他借藏砚、制砚、砚

铭、刻砚、题识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仿照司马迁《史记》分类，名之为《砚史》。他在砚史《自记》中说：“南阜山人有志史氏而无所用，作砚史窃慕司马子长之书，仿之作志、书、表、本纪、世家、列传。用以追踪龙门……”他在砚史《史例》中，拟将“泉砚、货布砚之属入平准；海月清辉、邛沟紫铁之属入河渠；八音、钟砚、磬砚之属入乐律；文昌宫、河鼓、斗杓之属入天官；未央、五柞、铜雀之属入本纪；文信国祠下古砖、胡安定祠耕夫所得片瓦、米海岳、陆放翁、刘念台、王文恪诸公遗砚入世家。余为依类入列传。”可惜由于官场遭诬、贫病困蹶，该砚史粗装成册。未能按原定《史例》编次，竟成为尚未完成的巨著。

自宋至清，《砚史》、《砚谱》、《砚说》、《砚笈》之类著作不下五六十种。米芾《砚史》除其“样品”一章提供砚史资料外，其余部分实为砚谱，且所载仅二十余种，称不得为“砚史”。其它著作均论述砚石品种、形制及出产。均只能称之为“砚石谱”。高凤翰所作的《砚史》，实为他自己制砚谱录，以录砚多且附志砚拓本而有别于前人。高凤翰的一生，尤其是后半生，与砚史结下不解之缘。研究高凤翰砚史，对于深入探讨高凤翰这位艺术巨匠的生平、思想及其艺术造诣，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张庚（浦山）所著《国朝画征续录》记载了高凤翰及其砚史事^③。晚于高凤翰四十年的江苏宿迁人王相，对于这位前辈艺术巨匠的风骨涵养、道德文章和诗书画印四绝的艺术造诣，尤其是对于这部砚史巨著，久已神往。认为砚史是“海内乐石极诣”，“此于艺苑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藏之则人莫得睹，脱散失则无别本。”即理想“摹勒上石，拓千百本以公诸斯世。”无奈高凤翰死后，门祚衰落，难觅砚史原册下落。最后终于通过友人、高凤翰的同乡晚生单廉泉，辗转从高裔孙手中以重金购得。诚如著名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摹刻本《砚史序》中所说：“天下事爱之挚者，所爱必可致；求之诚者，所求必有成。宿迁王君惜庵刻砚史之举，斯真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矣。良由其爱与求一心不退，转积久无厌倦，故也。”

王相宝获高凤翰砚史原册后，即筹划摹刻。然“历试江浙诸名手，无当意者。”逾两载，获悉南昌万承纪（即周恩来舅父万立钰的曾祖）家《缩刻百汉碑砚》^④出自江苏太仓人王子若之手，刻工极好，几与汉碑原貌无甚差异。遂于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下半年，礼请王子若摹刻。继高凤翰发愤著砚史百年之后，谱写下了由王相主持、经王子若摹刻高凤翰砚史的动人心魄的篇章。

王相（一七八九——一八五二），字惜庵，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其曾祖王林做过江苏“宿虹邳睢盐运同知”^⑤。至相时即入了宿迁籍。王相鄙薄仕途，酷爱文学艺术。擅诗文、工书法、精鉴赏、富收藏。生平爱才若渴，天下豪俊艺能之士望门投止。其“池东书库”内藏王氏累世积存的历代书画经籍达四十万卷，而尤以所藏历代别集之富为海内冠。很多古籍经他亲手校勘，陆续刻版，统称“信芳阁丛书”。其中由他选辑清初至嘉庆年间三百多家的诗而成的《信芳阁诗汇》共四十函，是一部清代诗选巨著。他本人